

最后的证词

王文锦等著



群众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里选入的十一篇题材内容与公安、司法工作有关的中、短篇小说，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表达了广大群众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强烈愿望，讴歌了敢于向恶势力斗争的无私无畏的人们。

最 后 的 证 词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63千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360000册 定价 0.62元

目 录

母亲心灵的声音·····	陈依力(1)
黑沉沉的夜·····	凌 愉(16)
难判的离婚案·····	徐 慎(32)
心中的百花·····	任大霖(43)
在百分之九十里·····	赵启强(62)
含羞草·····	刘绍棠(80)
上帝在暗中保佑·····	石穆海(106)
责 任·····	方 洲(124)
最后的证词·····	王文锦(139)
辞 职·····	木 青(161)
灵 前·····	吴 强(186)

母亲心灵的声音

陈 依 力

傍晚时分。派出所里异常平静。从外面街道上不时传来一声声汽车喇叭的鸣叫。

我和小刘正在值班，她是一个刚刚廿岁出头的姑娘，在所里无论和谁都能又说又笑，只有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却挤不出一句闲话来。她曾背地里宣称，和我没有相通的语言。我知道，这倒不是由于我们缺少共同的爱好，而是由于我们两人几乎在每一件事情的处理上，都没有取得过完全一致的意见。

正因为如此，值班室里的空气是不自然的，小刘埋头翻阅着报纸，而我呢，想了半天，觉得总该找点事情来干，于是，便朝后院的办公楼走去，准备把一份应送交分局的、已打好草稿的报告拿到值班室里来抄写。

正当我刚刚走上办公楼，就听见大门外传来了一阵阵越来越响的喧闹声。我便迅速地转身跑下楼梯，一面整了整衣帽，一面急步朝大门口走去。

远远地，我就看见小刘正费力地劝说一大群怒容满面的人退出大门。当她发现我也赶到了时，便用嘴朝值班室呶了呶，那意思是说：当事者都已经在值班室里了，而对这些热心的非当事者她一个人是完全可以对付的。

我忙朝值班室走去，才迈进门口，一位廿四、五岁的壮健的军人就迎了过来。他的眼睛仿佛喷射着火焰，他的右臂如同肉搏战中的刺刀似的，笔直而迅猛地刺向瑟缩地靠在墙角的一个男人。

“同志，这个流氓，真不要脸，真无耻！”

“他怎么了？”

“我们乘公共汽车……”

“我们？”我打断了军人的话，这与其说是想弄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内容，倒不如说是想让军人稍稍平静下来。

“我和她。”军人指了指我的身后。

我转头一看，原来在进门的另一边还站着位穿浅蓝色连衣裙的姑娘，她也是愤怒的，愤怒中混杂着羞辱。她的眼睛是潮湿的，她的嘴唇，她的下颏，她的双肩，她那不时伸开又不时握紧的手指，以至她的双腿都轻轻而不断地颤动着。

“请你继续说吧。”

“她是……是我的未婚妻，我们乘公共汽车，在车上这个流氓竟然……竟然……”军人说不下去了。

“你别急，慢慢说。”

“我说，我说……我用拳头来说！”军人突然转身，扑向那个流氓。

我忙赶了过去，把军人拉住，他显然已完全丧失理智了。

“你别忘了，你还是个解放军战士。”

“我……我要没穿军装，……在汽车上，就把他……卡死……”军人渐渐停止了挣扎，无法可施地喘着粗气。

当我看他已基本上能控制自己时，便把手放了。这时，

我突然发现小刘已站在门口，刚才的一幕她完全看见了，而且，案件的起因她也大致明晓了。

“小刘，你带他们到办公室去，把具体情况记下来。”

“走吧，解放军同志。”她一面招呼着军人，一面上前挽着那个姑娘的臂膀朝门口走去。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那个流氓了，我走到条桌后坐下，开始进行审问。

“过来！”我威严地喊道。

流氓低着头，慢慢地走了过来。他那浓密的长发散乱着，使人想到一丛被狂风摧残过的蒿草。他这件大方格衬衫的扣子，已所剩无几，而衣领和一只袖子都快被扯掉了。

“叫什么名字？”

“王炳。”

“多大岁数？”

“廿七岁。”

“哪年生的？”我追问了一句，因为从他那显得过份肥胖的身体和面容上，很难看出他的实际年龄。

“五二年……七月十五……”

“在哪儿工作？”

“海平县化肥厂。”

“到这干嘛？”

“治病。”

“从前犯过罪吗？”

“没……没……”

“别忘了，海平县还是在地球上。”我嘲讽地威胁着。

“我……”罪犯把头埋得更低了，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

朝后移了移。

“抬起头来，你还怕羞吗？”我森严地盯着罪犯的眼睛，
“我第二次问你，从前犯过罪吗？……看着我！”

我鄙弃地膘了他一眼，心里却松了一口气。现在，事情很简单了，按照惯例，这种负有前账的罪犯应该先送到拘留所去。

“你住在哪儿？”我又问他。

“二〇八厂。……七单元二楼三号……，我妈在那工作。”

“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有了……”

“你妈叫什么名字？”

“王秀珍。”

我拿起电话话筒，和二〇八厂查对，结果一切属实。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王秀珍却是那个厂的党委书记。

小刘拿着记录和军人走了进来。我接过纪录对罪犯念了一遍，当他表示没有反驳的意见后，又让他在记录上签了字。

军人马上追问我准备如何处理，我对他耐心解释，究竟怎样，还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过些时候才能决定。于是，一系列要求和威胁便从军人嘴里冲了出来，他庄严地表明明天一早就要来听最后结果，然后和那姑娘一起匆匆地走了，显然他们还有什么急事。

我把王炳关进一间临时的禁闭室，然后决定先到二〇八厂去通知王秀珍。

按理，可以打电话叫罪犯的家属到所里来的。我之所以

破例，完全是由于考虑到王秀珍虽然是一个党委书记，但毕竟还是一个母亲，而且是一个年近花甲的母亲。如果她来到所里，受到这个意外的打击，我真担心她是否还能一个人走回家去。

我对小刘谈了我的打算，她没有表示反对，但却不满地瞪了我一眼。她还太年轻，还体会不到当父母的心。她一定以为我的破例完全因为罪犯的家属是个当官的。但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推起自行车走了出去。

很快就到了二〇八厂，收发室的同志为我叫住了一位正从大门口走过的、留着平头的老师傅。这位老师傅刚好就在王秀珍的楼上住，而他此刻也正要回家。于是，我就和他一起朝宿舍区走去。

这是个沉默寡言的向导，一路上他始终一言不发地和我并肩而行。不过，这再好没有了，当案情还没有最后审定时，就宣扬出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我们走进了一幢有四层的楼房。当跨上二楼时，平头老师傅就朝左边的门指了指。刹时，我心中一惊，只见贴在门上的一张红条纸上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墨迹似乎未干透的大字。

“王书记的大小子，在中越边境牺牲了！”老师傅沉痛地解释着，显然，他发现我脸上的惊讶，“那真是个好小子，谁见了都夸的好小子。”

“多久接到的通知？”

“前天下午。”

我惶惑不安了。难道能让她在刚刚遭到一次悲痛的打击后，马上又再遭到另一次悲痛的打击吗？何况这第二次比第

一次还要残酷得多。对于第一次的打击，她还可以借助骄傲和欣慰来加以抵御，但这第二次呢？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借助的了。有的只能是伤心和耻辱。

“王书记的爱人呢？”我手足无措地问。

“死了……七四年六月九日死的……死得真冤枉。”

不，不能这么做。我马上决定等这老师傅一上楼，就转身下楼去找这个厂的其他负责同志商量。

“王书记，有人找你。”

我打了个冷颤，然后猛地扭头瞪着那个平头老师傅。

“来了。”一个不大，但却十分清楚的声音从门里传了出来。

我无可奈何地停住了，心里暗暗责备着这位突然变得多嘴起来的向导。

门打开了，一位头发已是灰白的、身材瘦小的老妇人出现在门口。

“王书记，这位同志找你，他是天明街派出所的。”老师傅把我的底全亮了。

“谢谢你，杨师傅。”

“谢啥呀。”老师傅从口袋中拿出两个药口袋，“这是我丫头给你的，治咳嗽的。昨晚，我们听你咳了一夜呀。”

“谢谢你，杨师傅。”王秀珍接过药袋，感情真挚地说。

“谢啥呀。”老师傅连忙摆着手，用对老大姐那样尊敬的眼光，深情地在她脸上停留了一下，才启步朝楼上走去。

“同志，请进。”王秀珍微微笑了笑，这是一种表示礼貌的笑，这笑容却遮盖不住从内心里溢出的哀伤。

我一面走进屋去，一面在紧张地思索，一定要在坐下之

前，想出一个别的理由，解释我登门拜访的目的。

“咦……”一声拖得很长的、毫无掩饰的惊讶截断了我的全部思路。我忙转头一看，马上就傻了。只见窗前的一个小圆桌旁，正坐着那个军人和那个穿着浅蓝色连衣裙的姑娘。

“您怎么来了？”军人站了起来。

“您怎么来了？”我不由自主地反问一句。

“这是我的家。”军人极认真地回答，然后上前亲昵地扶着王秀珍的肩头，“这就是我的亲妈妈。”

“他是我大儿子的战友……”

“那是从前。”军人用一种责备的语气抗议着。

“对……现在他是我的儿子。”一股欣慰的笑意在王秀珍的脸上闪现，这笑容显着几分自豪。

“你把他送到拘留所了吗？”军人如同一位严厉的、专门检查我工作的首长。

“同志，请坐。”王秀珍为我指了指一把离门不远的藤椅，然后转向军人，问：“把谁送拘留所？”

“一个流氓，胖得像猪一样的流氓。”

王秀珍的头又转了过来，探询地望着我。我回避地把目光躲开了。

“那个流氓……怎么了？”王秀珍一边朝一个空玻璃杯里倒着开水，一边谁也不看地问着。

“他在公共汽车上，对小珍作些不要脸的事。”

“同志，他叫什么名字？……我……是问那个流氓……叫什么？”王秀珍端着满满的开水走到我的面前，声音是紧张不安的。

“他叫……叫……”我故作回想地拖延着时间。呵，此刻我真希望马上能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比如，火灾，地震，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只要能让我逃避掉这个回答。

“他姓王……是吗？”王秀珍的声音在轻轻地发抖。这时，她手中的玻璃杯渐渐倾斜了，冒着热气的水流在她的手上，可她却毫无感觉。

我忙站起来去接她手中的杯子，可她却紧紧拿着，毫不松手。那混杂着疑虑、担忧、恐惧、愧疚和希望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瞪着我。

“是姓王，叫王炳。妈妈，你怎么知道？”军人在一边奇怪地问。

“砰！”玻璃杯落在地上碎了。

刹时，一切表情都从王秀珍的眼中消失了。由于空旷，眼睛显得格外的大，这双大而空的眼睛缀在她那瘦小而衰老的脸上，使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可怕。

“王书记，王书记……”我忙拉住她的手。

军人和姑娘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我……有点……累了……”王秀珍瘫软地在我坐的那张藤椅上坐下，她的眼睛似乎由于长久地睁视而疲乏了，慢慢地闭上了。

“妈妈……”

“妈妈……”

王秀珍慢慢地又睁开了眼睛，眼里流露出深沉的痛苦，这眼光令人心碎……。

“妈妈，你怎么了？怎么了？”军人似有所悟地呼叫着。

“他……那个流氓……，也是我的……我的儿子……”

我一言未发地退出了房间，心情是那样的沉重。

.....

回到了所里，我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地向小刘讲述着。讲着，讲着，她眼中的严厉消失了；讲着，讲着，她眼中的冰冷也消失了。等我全部讲完以后，她默默无语地坐着，就象是个刚刚听完了一篇悲惨而奇异的故事的孩子。

“那怎么办呢？”隔了一会，小刘犹豫地望着我。

我笑了一下，那意思是问：“你说呢？”

“不……还是该送拘留所。”小刘的目光一下又清晰而明朗了。显然，她误以为我嘴角的笑意，是在对她那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软弱进行嘲讽。

“那你给拘留所挂个电话。”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大口地呼吸着夜晚那凉爽的空气。

“2——7——5——3——”我心里默默地跟随着身后那电话转盘的响声念着。终于，四个数字都拨完了，但紧接着却传来了把话筒放在话筒架上的响声。我的头马上向后转去，但才转到一半，又慢慢地转了回来。

静，静，真静呀，值班室里异常沉寂。呵，小刘在干什么？……她大概在看我？……为什么呢？……我慌乱了，于是，再也无法自持地走了出去。

我在院中的葡萄架下站着，站着……终于，值班室里又传来了拨动电话的响声。转盘上的摩擦力如同增加了一千倍、一万倍似的，小刘拨动得那么缓慢。呵，这是二……，呵，这是七……突然，一阵匆促的脚步声压过了电话转盘的响动，我寻声望去，只见一个壮健的男人冲进大门。

“小刘，等等！”当我发现这来者正是那个军人时，便

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

“同志，你们把他送拘留所了吗？”军人抓着我的双臂。

“还……还没有……”

“呵……”军人把手松了。

“是不是王书记……”我的心马上被一个不祥的猜测提了起来。

“不，她睡了。”

“那你……”

“我想和你商量个事……你把他放了吧，就算没有这么回事。”军人显得十分激动，“他哥哥是我们副连长，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原来，当一发炮弹正在这军人身边落下时，王书记的大儿子用自己的身体把这军人挡住，而自己却牺牲了。这种事情无论在小说中，或电影里，我都曾经看到过。可是今天，我心中却被激起难以平息的波澜。

“……他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他爸爸被‘四人帮’迫害死了，他弟弟又不争气，让我有空去安慰她妈妈……你明白吗？我应该安慰她，安慰她。”

“同志，你未婚妻同意吗？”小刘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了我的旁边。

“同意，同意，她说就算是我们诬告，都行。”军人毫不迟疑地回答。

这时，我发现小刘正热切地望着我。她的眼中出现了一点火星，呵，那是喜悦的火星。

我连忙把眼睛避开，深怕那火星会飞进到我的眼睛里

来……

“同志，你们答应吧，我求求你们。”军人恳求地看着我们。

我独自朝一边走去，心里暗暗希望小刘也能跟过来。果然，小刘跟了过来，我们的目光又相交了，这时，我再也不想把目光避开了。

“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凑巧的事。”我首先开了头。

“这是个特殊情况。”

“是呀。”

“特殊情况应该……特殊处理。”

“怎么处理呢？”

“既然原告都……”

“小刘，就照那解放军说的办吧。”我忙打断了小刘的话，抢先下了决定，“如果有什么，我负责。”

“不，我们一起负责。”

呵，真没有想到，我和小刘在这么一件复杂事件的处理上，却破天荒地达到了一致。

结果，事情就这么定了。当我表示将亲自把王炳送回家，并用拘留所经过讯问、其罪行尚不足以构成拘留作为理由，来向王书记解释时，军人竟情不自禁地向我行了个举手礼。

等军人走了以后，我就把王炳带到了值班室。然后，就是一顿痛斥。为他忘却了那么一个不屈的父亲而痛斥他，为他损伤了那么一个年迈的母亲而痛斥他；为他玷污了那么一个英勇的哥哥而痛斥他。在这一串串的痛斥声中，我反复地指出：对他的宽大，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和他本人完全

无关的原因。手中的表过了十二点，已是半夜了，我结束这场训斥，坐在桌边微微喘息着，室内一片寂静。

“呵……”

我突然听到小刘的一声尖叫，转头一看，只见她正吃惊地望着窗外，呵，那里出现了一张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的面孔。

“我是罪犯的母亲，可以进来吗？”王秀珍的脸色和语调都很平静。

“您是……”小刘嗫嚅地。

“王书记，请进，……请进。”我一面邀请一面把手铐藏到了身后。

王秀珍绕到门口，走了进来。她毫不理会小刘请她坐下休息的好意，却迳直地朝我走了过来，口气温和却又十分严肃地问道：“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的心似乎坠上了一块石头，张了几次嘴，却说不出话来。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转身向儿子走去。“妈妈……”王炳惊恐地朝后退着，当他的脊背已抵着墙时，忙又乞求地哀嚎：“妈妈，他们同意放我，……妈妈，……妈妈……”

我赶了过去，“王书记，你听我说……”我企图解释，但当看见她那正盯着我的目光时，却一下就哑了。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呀，说它是森严？说它是愤怒？说它是冷酷？说它是利箭？……不，不对，全不对。在这种目光中有那么一种神异的魔力，使我不得不屈从。

我只得走到桌边，拿起电话话筒。可这时小刘却泪眼模糊地扑了过来，抢下话筒，使劲地扔在话筒架上，然后冲向

王秀珍。

“王书记，这是个特殊情况……。”

王秀珍的身体猛地抖了一下，她忙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胸口，弯下了腰。

“王书记，你怎么了！”小刘惊惧地问道。

我也忙走了过去。

“他有没有罪？”王秀珍的脊背又渐渐地挺了起来，用深沉的目光望着小刘，问。

“可是……”小刘辩解地说。

“他有没有罪？”声调提高了。

“可是……”

“他有没有罪？”声音短促而近于严厉了。

“有，可是……”

“既然有罪，那就没有什么‘可是’。”王秀珍用责备的眼神注视着姑娘。

“哇……”小刘这个好胜的姑娘伏在王秀珍的肩上大声地哭了起来。而我呢？只有低着头又走回桌边，拿起了话筒。

和拘留所联系好后，我送王秀珍朝大门口走去。我们默然而行，谁也没有说话。望着她那比我矮一头多的瘦小的身材，我的目光是敬仰的，但她的行动又有点使我不解，我觉得她的心过于冰冷，甚至可以说是不近人情。

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当爸爸的具体实践使我深信在任何父母的心中，对子女的爱，不仅象太阳的热力一样无穷无尽，而且，这种爱还可能使父母盲目得失去理智，特别是当子女面临生活中的一些急转弯、岔口或险途时。而王秀珍却

是一个例外。

我想，也许是通过两个儿子的鲜明对照，使她对小儿子感到了深深的失望，母爱的火焰也随之而熄灭了……

街上阒无一人，栉次鳞比的楼房中的人家，也已全部熄灯进入了梦乡。深湛的夜空中，月亮象一个洁白的冰盘，把它那冷冷的光辉洒向大地……。

王秀珍越走越慢，她好象是累了，我也随之放慢了脚步。当我们走到离大门不远的一棵梧桐树下时，她站住了，并微微朝我抬起了头。

“你可以……和拘留所的同志……商量一下吗？”

“商量什么？”我感到她的语气中有一种异样的不安，但由于低矮而浓密的梧桐树叶把路灯的光全挡住了，我又看不清她的面容。

“他的牙痛，正在长尽头牙。你能不能让他们先给他吃几天稀的……”

“能，能，能……”我忙不迭地答应。

“谢谢……”王秀珍转身，匆匆地朝大门口走去了。

呵，这时我脑中才浮起了一个早就应该想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她一个人深夜跑到派出所来呢？难道是王炳的那颗疼痛的尽头牙吗？小刘对这个猜测一定会嗤之以鼻，一定会说这是荒唐的臆想，但我却越来越相信这是真正的原因，一定是的。

那么她究竟又是凭借什么来克服了那巨大而盲目的情感呢？我不顾一切地赶了上去，把她挡住，不是以一名执法的民警，而是以一个孩子的慈爱的父亲的身份向她提出了我的疑问，或者也可以说是我的责难。